

老 屯 著

荒

网创《荒男荒女》全选

上 卷

作家出版社



老 屯 著



(上卷)

作家出版社



老 屯 著



(下卷)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老电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8

ISBN 7-5063-2450-4

I. 荒…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570 号

荒 (上、下卷)

作者: 老 电

责任编辑: 张 太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650 千

印张: 28

插页: 6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50-4/I·2434

定价: 38.00 元 (上、下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荒 · 上卷目录

001 · 从一个女人私奔说起	3
002 · 神话卧牛山	12
003 · 疯丫头与蔫小子	21
004 · 幼女被奸	30
005 · 寡妇	42
006 · 神炮打虎救遗孤	49
007 · 黑市追情	57
008 · 妙手回春再造恩	65
009 · 鬼子桥听曲	77
010 · “厚黑学”练习者	87
011 · 相门户	95
012 · 拷打出来的媒人	104
013 · 闹粮荒	113
014 · 痴情女自许终身	121
015 · 海滨遐想	127
016 · 红高粱又红了	133
017 · 扮男装独闯黑瞎子岭	142
018 · 贼，还是救命恩人	150
019 · 嫁你没商量	157
020 · 炒作典型	163
021 · 苦涩的大荒	172
022 · “特派员”来自省军区	177
023 · 血染大青山	184
024 · 老文人怒考小秀才	190
025 · 命案发生之后	199
026 · 古榨油坊斗色狼	205
027 · 含恨悬梁	214
028 · 探望	225

029 • 殉情牧牛河	230
030 • 难以宁静的深夜	237
031 • 老黄牛拖回来的生命	251
032 • 血腥的翻案	256
033 • 少女出家清翠庵	265
034 • 直播现场	274
035 • 专员女儿的烦恼	281
036 • 分赃	287
037 • 篝火融融情依依	292
038 • 姊妹上坟	302
039 • 《夕阳》的厄运	308
040 • 串亲戚	316
041 • 山雨夜吟词遇知音	324
042 • 祭山	332
043 • 多情女愤走仙洞山	339
044 • 秘密转移	350
045 • 酒场色场交易场	358
046 • 荒之恋	364
047 • 逼婚	376
048 • 溜出洞房的新姑爷	385
049 • 洗劫百姓家	390
050 • 她容不下第二个男人	397
051 • 讲台的背后	402
052 • 新编“西厢记”	411
053 • 书记问苦	423
054 • 养伤猎户家	430

荒 · 下卷目录

055 · 当把“要饭花子”官	443
056 · 遭遇野狼群	450
057 · 奋起烟袋斗恶风	455
058 · 营救，正在秘密行动	466
059 · 较量	474
060 · 破黑牢夜访专员	482
061 · 山民泄愤大发表	492
062 · 神秘的酒馆	500
063 · 粮济恩家孕妇遭毒打	511
064 · 跑官	519
065 · 老夫子忘情辨忠奸	530
066 · 小子弄乖惹祸	538
067 · 株连婿门	547
068 · 爱的代价太惨重	551
069 · 平头山“特犯”险丧命	557
070 · 情截风雪路	569
071 · 女儿不是买官的筹码	577
072 · 讨药	584
073 · 血泊中的早产儿	595
074 · 黄泉回眸	603
075 · 风雪夜人“鬼”话情	609
076 · 闯进月房的通缉犯	614
077 · 苦妻挥泪劝夫	624
078 · 代表哭台	633
079 · 大荒自有新生代	641
080 · 冻死迎着“烟炮”站	653
081 · 聘闺女	661
082 · 黑网大探秘	671

083 • 村姑许情	681
084 • 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690
085 • 荒山路俏女蒙辱	699
086 • 女秘书乱政	709
087 • 大牢，冤枉死也出不去	719
088 • 送“寿礼”乡官遭祸	725
089 • 越狱	733
090 • 已是蟹肥菊黄时	742
091 • 弱者的反思	748
092 • 三个不幸的女人	759
093 • 小男孩迷山连众心	765
094 • 磨砺著书	772
095 • 大雪为幼小亡灵祭奠	779
096 • 南来的风	790
097 • 把子弹退出枪膛	795
098 • 复职	801
099 • 试女心老父评画	806
100 • 古刹钟声	812
101 • 火烧小分队	820
102 • 聪明树反结窝心果	829
103 • 托梦	834
104 • 捉奸山雨中	841
105 • “屯二奶”伤情	850
106 • 不尽恩怨不了情	857
107 • 告状，不只是讨回老婆	866
108 • 故事并没有终结	874
我与老屯	883

上 卷

001 从一个女人私奔说起

却说，穷窝棚仅 36 户人家，不过芥豆之微，又赶上农民兄弟得把好过的年月，该当安安生生的，可自打开春以来，却连连生出些是非来……

这里，俺不妨列举二三，以飨诸君：

第一宗，松河平原考察小分队奉地区吴专员之命开进了卧牛山，在山民中激起轩然大波。党支部白大褂子竟支使其老婆欠舌头聚众滋扰，闹出一场震惊全省的火烧小分队事件。

第二宗，松河地委责成县、乡两级党委组成联合专案组，追查这一事件的领导责任。白大褂子施“金蝉脱壳”之计，企图往党支部书记老顾身上栽赃，谁知欠舌头经不起专案组盘问，说走了嘴，反倒把他的老底抖落出来。于是，人家要撸他的党票，罢他的官，弄得他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

这第三宗嘛，就愈发热闹啦，穷窝棚的另一位党支部宋老斜的老婆小盼儿竟和小分队的头目牛建钻进卧牛山里幽会。热闹就热闹在他俩正亲亲热热的……却叫欠舌头和表妹李大吵吵捺在一块堆儿，并将她的一身绯色衬衣掠到手。

白大褂子本来被查得没咒念了，这会儿听说牛建于出这般偷鸡摸鸭子的事，就又抖起神来了。他企图以此置牛建于死地，好

为自个儿翻案，只是这一程子他跟欠舌头怄气，便赶下黑儿趺拉着鞋过东院，找李大吵吵合计合计。

这妇人原本是他的姘头，自然是愿意听他摆布的，何况这会儿叫他左摸索右摸索的魂都给弄飞了，愈发满口地应承，按着他的道眼行事。

她挨不到天大亮，便忙三迭四地蹬上裤子，披上夹袄冲出家门，挨家挨户地敲人家的窗户棂子，把小盼儿和牛建在山里如何如何搂接抱抱，咋的咋的亲嘴……说得血糊淋漓的。

这家伙可倒好，叫她这般吵吵嚷嚷的，山民们便一传俩，俩传仨……弄得纷纷攘攘的，如开了锅一般，差点把小小的穷窝棚翻个个儿！

这日，天阴呼啦的，三五条老牛在队院子里啃着绿茵茵的草皮子。宋老斜偎在一堆乱糟糟的麻秆儿堆里，一根一根地理着麻秆儿。如今已联产到户了，家家都忙活家家的去了，可他还是守在队里的。队里留的机动地也该种了，不把这堆乱麻秆理好用啥打绳套拴犁杖？到节骨眼儿上还不得抓瞎的。

可哪个又知他此时的心情呢？他挺苦闷的，像满天的云彩都塞进他的胸膛里一般……

他想，这姓牛的咋说冒出来就冒出来了？冒出来也罢了，咋又带着人到这块儿搞什么考察？闹得山民们一哄声地说小盼儿把野汉子勾引回来了，抢大家伙的大草甸子来了……

一起先，他挺忿忿然的，寻思大家伙咋都瞎说呢，哪有那码事的。后来弄出了火烧小分队事件，派来了专案组，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觉得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娶小盼儿当老婆，不的话，她把座山雕勾引来也与他没缸没碴的。

这时，只听外面吵吵巴火的好不热闹，他急忙支巴起身子趴在障豁子往外张望，脑袋瓜子顿时胀得像柳罐斗子似的，你猜咋

的啦？原来是欠舌头和李大吵吵呼号喊叫地往队院奔来，屁股后跟着三五十号山民！且隐隐约约听着有人大声豪气地嚷道：“这老斜还算个老爷们吗？走，找他算账去！”

宋老斜一听愈发懵了，调过屁股便往办公室跑，一瞅办公室的门是锁着的，磨身往马号里面跑，可在马槽子底下蹲会儿觉不妥当，又猫着腰钻进猪圈，扰得两头壳郎扯着脖子叫唤，没法子又跳出来。他在当院子里打了半天磨磨，后尾操起料叉子把乱麻秆挑起堆来，掏个窟窿出溜儿地钻了进去。

这夹当儿，欠舌头、李大吵吵和众山民已冲进队院子。欠舌头四下一瞅，别无差眼之处，惟那堆麻秆平地突起，且微微地颤抖着，便做着腔调地说道：“宋老斜，你猫洞子来狗洞子去的算个什么爷们！丢人现眼的连面都不敢露啦？”

这时有个傻爷们说道：“操，他还藏猫猫玩哩，翻！”

众人就呜噉一声，撸胳膊挽袖子要翻……

宋老斜这会儿也觉得后悔，平白这般东躲西藏的干啥？就是出来还能咋的！

欠舌头凑到麻秆堆跟前，喊道：“老斜，你老婆都让人家给睡啦，你还在这挨操打呼噜，装梦种咋的！”

宋老斜一听火了，猛然从麻秆儿堆里钻出来，脑袋和浑身挂着乱麻秧子，惹逗得众山民哄然大笑。他慌乱地扑弄扑弄脑袋和身子，说道：“你别埋汰人！”

欠舌头一甩胳膊，说道：“你说啥？俺埋汰你？那好，今儿当大家伙的面，让俺表妹叨咕叨咕，看是不是埋汰他？”

李大吵吵未曾开口，先佯作羞羞答答的样子，说道：“可不是咋的，昨儿俺姊妹俩上山挖野菜，进小分队帐篷讨点水喝，哎呀妈呀，正碰见她和那个姓牛的小子横牛竖马的……呸，你说丧气不丧气！”

傻爷们问道：“光腚子干的？”

李大吵吵说道：“嗯哪，白花花的。”

这时，有一个混小子忍耐不住了，问道：“老斜呀，咋黑儿下没？没觉得你老婆那玩意儿和往常隔路劲？”

众山民哄然大笑。

宋老斜气得身子一侧歪，嚷道：“胡扯！纯属胡扯！”

李大吵吵说道：“哎呀妈呀，真凭实据都在俺们手哩，你咋还敢瞪眼睛犟呀？”

宋老斜说：“有凭据就亮出来，空口说白话顶个屁用！”

李大吵吵说：“真的咋的？”

宋老斜道：“亮就亮！”

欠舌头说：“那可不行，你得当大家伙面放个响屁，若真亮出来咋办？”

宋老斜说：“俺砸碎她的狗头！跟她一刀两断！”

欠舌头挥手，说：“亮！”

李大吵吵立马掏出绯色衬衣，朝空中一抖落，嚷道：“大家伙瞅瞅，这是啥？”

欠舌头夺过去，喊道：“这是他老婆贴身穿的，俺姐俩堵住时，她光着屁股跑的……”

混小子挤到跟前嗅一嗅，说道：“哼，真他妈骚哄哄的！”

宋老斜也凑过去细瞅一瞅，说道：“这玩意儿是她的？俺咋没见过的？不对吧……”

李大吵吵说：“哎呀妈呀，事都到这份上了，你咋还死不认账呢？不的话，把你老婆叫过来，咱们六个眼珠子到一块堆儿对证对证？”

宋老斜说：“对证啥，俺说不是就不是的，她的玩意儿俺咋没见过？”

傻爷们抓住他的脖领子，说道：“她的玩意儿你就一准能见着咋的？他妈的要俺们二百五咋的？如今人赃俱在，大家伙瞅得

真真切切的，你还敢嘴硬！”说罢，把他掙倒在地，众山民呼啦地围拢过来，乱哄哄地笑骂不止……

宋老斜恼羞成怒，从地上支巴起来，奔欠舌头冲去。

谁知，欠舌头身子一打挺，眼根子一翻楞，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哆嗦起来。

李大吵吵急忙去掐她的人中，摇晃着她的身子，叫喊：“表姐！你醒醒啊……表姐呀，你醒醒啊……”

折腾好一阵子，欠舌头这才哽一声缓阳过来，瘫在地上发泼地哭道：“作损哪……她勾引野汉子，祸害大草甸子……让大家伙跟她倒霉遭殃……死不要脸的……”

这时，混小子晃荡到宋老斜面前，说：“你他妈多阴损，当着红人，干着俏活，搂着漂亮娘们，你还不意足？还让你老婆搅和大家伙过不成消停日子。走！找她算账去！”说罢，他扯着宋老斜的袖头子往外捞，可宋老斜却死死地往后挣着……

这会儿众山民有哧哧笑的，有喳喳话的，有指着他的鼻子臭骂的，还有往他头上扔土垃块的。

宋老斜气得眼珠子血红，操起把料叉子朝一条正在啃青草皮的老牛狠狠砸去，吼道：“滚！都给俺滚！”

李大吵吵见宋老斜急了，说道：“你咋呼啥呀，这回有你好瞧的。”说罢，她扶着欠舌头同众山民散去了……

傍下黑儿，宋老斜回到家，喝了大半瓶酒，瞪着一双血色的眼珠子，非叫小盼儿说清绯色衬衣的来历不可。

小盼儿知他是个死犟眼子，上来倔劲是十条老牛也拉不回来的，即使她浑身都是嘴也分辩不清了，只是坐在炕沿上，耷拉着脑瓜子，不言语。

岂不知，她这般不吭声反倒激怒了宋老斜，你别看他平常老实巴交的，今儿竟对她动起武把操来，连声追问没见回应，便扬

起巴掌将小盼儿打翻在地……

小盼儿和他原本就是后凑合的夫妻，嫁给他不图希吃香喝辣的，但也绝不能受这般的窝囊气！她心里想，反正家里外面都说她和牛建咋的咋的，纵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身的，莫不如大鸣旗鼓地把事做真了……

老白家和老宋家都紧把屯西头住着，道上道下紧挨着，说不好听的话，前屋放个屁，后屋听得真真切切的。这会儿，白大褂子像夜猫子似的正趴着窗户上听着前院的动静哩。

鸡叫二遍的光景，天还黑咕隆咚的呢，白大褂子见老宋家院里闪出一个人影来，趴窗户一细瞅，正是小盼儿！

原来，小盼儿哭过一回，心里既委屈又憋气，觉得人不能这么活，日子也不能这么过，便趁宋老斜迷迷糊糊的夹当儿，夹包溜出来，找牛建去了……

白大褂子见小盼儿这么一跑，正在他的意料之中，在心里骂道，姓牛的，老子倒要看看你是咋栽的！他见天渐渐大亮了，跳上炕沿，从棚上够下一把老黄烟，吹打吹打上面的浮灰，径直朝老顾家走去了。

他刚迈进老顾家院子，一条大黑狗嗖地趴在他的肩上张着大嘴直门儿冲他威风，吓得他一门儿闭眼缩脖，说道：“大黑，别闹别闹，俺这么几天没登门槛，就不认识你‘白叔’啦？”他这般嘟囔老半天也无济于事，便冲屋里喊道：“老嫂子啊，你瞧你的‘干儿子’多欺负人哪，快管管它吧。”

老顾两口子一辈子儿女早夭，老顾老伴一直把这条大黑狗当自个儿孩子似的。白大褂子为和老顾两口子套近乎才自称是大黑狗“白叔”的。

这会儿，老顾老伴正在外屋做早饭，听到喊声抬头瞅瞅，见他一副涎皮赖脸的样子不禁发烦，便没好气吆喝道：“大黑，别不知好歹，不管跟谁都下死口，老实趴着去！”

你说怪事不怪事？那大黑狗果然驯服地趴下了。

白大褂子觉得她这话里有话，又没法接碴儿，只得冲她龇着牙说道：“嘿嘿，啥好嚼咕啊，这般香滋辣味的？多下把米，俺沾沾光呗。”说着，他见老顾老伴头不抬眼不睁的样子，怕自讨没趣，便打个串堂奔里屋去了。

老顾虽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却养成一个怪毛病，大清早起来总是不梳头，不洗脸，先压炕头子抽上三袋烟。这时他见白大褂子笑嘻嘻地举着一把黄烟，便不冷不热地说道：“你这又是啥说道？烟筒箩在炕里呢，自个儿卷。”

白大褂子将老黄烟放到烟筒箩里，掐些烟叶尖，卷了一支递给老顾，说道：“俺说当官的呀，八成你还不知道吧？这回可出大事啦……”

老顾推开他递过的烟，惊问：“咋的？出啥大事啦？”

白大褂子说道：“宋老斜……不不……宋军生的老婆她跟那个姓牛的跑啦！”

宋老斜是老顾的干儿子，而老顾老伴又是小盼儿的表姨，所以他在老顾面上，不好一口一个宋老斜地叫着的。接着，他将欠舌头和李大吵吵如何如何捉奸的，宋老斜他们两口子如何如何吵架的，小盼儿又如何如何夹包跑的通通跟老顾说了。

老顾听了，顿时气得火冒钻天的，将烟斗在炕沿上磕得当当山响，问道：“他人呢？”

白大褂子说道：“别急呀，过一会儿一准会来这的。”

嘿，真挺准的，屋里话音刚落，外面宋老斜便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院子。他见老顾老伴正站在房门下，问道：“顾婶，小盼儿来没？”

老顾老伴说：“大清早的她平白无故地跑这来干啥？”

宋老斜进屋后，果不见小盼儿的影子，心里像盆凉水似的，斜歪地坐在炕沿上，脑袋瓜子差点耷拉到裤裆里……